

(上)集說小陸大洲歐

種八十七第庫文方東

(上)集說小陸大洲歐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神父所孚羅紐斯·····	希臘藹夫達利阿諦思著(一)
金錢·····	意大利鄧南遮著(二五)
海上·····	西班牙伊白涅茲著(三五)
歡樂的家庭·····	德國滋德曼著(四三)
娜耶·····	匈牙利辯耶爾斯基著(五三)
作家傳略(附錄)·····	(六七)

歐洲大陸小說集當然須把法國俄國也包括在內。但因爲法俄兩國的小說作品太多，已另刊近代法國小說集，和近代俄國小說集，列入東方文庫內，所以不再把這兩國的作品收入本冊了。

—編者—

神父所孚羅紐斯

希臘謨夫達利阿諦思著
周作人譯

這是八月裏。蒲陶已經熟了，無花果是蜜一般的甜，橄欖變成黃色，一直到頂枝。百里香和鈴子香的香氣，飄滿山上，使人呼吸了很愉快。

在鄉村裏，一日裏最愉快的部分，不是早晨，那時山都微笑，太陽正看着他們；不是中午，那時蟬聲將我們噪聾了；也不是黃昏時候，那時我們到海邊去，看那些魚跳在空中，閃爍發光，好像海裏都裝不下他們似的。所有最甜美的時候是在夜間，坐在塔下的園裏，永久饒舌的水泉邊櫻桃樹下；在那里有閤閤的叫的青蛙，四周丁丁作響的牛羊的鈴聲，岸邊海水的低語似的波聲，合成人間所聞的最甜美

的音樂。但是我幾乎忘却那所有的最精粹的聲音了，——這便是草裏的蚱蜢的
 唧唧的叫聲，同蟬聲一樣的不斷，但沒有那樣豪放：一部溫和的曲調，柔和平靜，正
 如那清明的夜一般。

等過一會，那微風便將從平地那邊重復吹來，——『山谷拉他下來，』我們習
 慣這樣的說；他將我們浸在暢快的涼爽裏，這儘够叫老人變成少年。第一個報告
 這風的轉變的，是那水泉周圍的白楊樹，深沉憤怒的吼叫起來。

我們時常在那里，過我們的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那里聽過許多故事，許多歌曲。
 老人們講他們過去的回憶，互相比賽，誰能够講最古而且最美的故事給我們聽。
 老人們倦了的時候，少年和少女便唱起他們的歌和音樂來。

隨後『灰色人』——我們稱睡的名字——來了，將我們一個一個的捉去做俘
 虜了。

雖這不能忘記的園不遠，是一個小小的蒲陶園，角裏有一所草舍。在這草舍裏，

獨自坐着一個老牧師，吸他的契蒲克（Chibouk 土耳其的長煙管）這是神父所孚羅紐斯（Pappa Sophronios）。

這老神父——神恕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怎樣端整的人；而且他有各種古怪脾氣。他們村裏的人稱他做『鈍神父』。嘴尖的像鳥一樣；一帶山羊般的胡鬚，下端白色，嘴的周圍因為不斷的吸煙，都薰黃了；茶色而且多皺的臉；發光的眼睛，——大約因為喝酒太多的緣故，——於是你就有了神父所孚羅紐斯了。

他在禮拜堂裏執行儀式的時候，常將他的開裂的聲音使我們出驚。他讀禱告的時候，你會猜想他是正在對他蒲陶園裏的工人發號令呢。他常常很勞心的管他的那小小的產業。或者他的喜歡這一片田地，在這可尊貴的神父並不是一件大罪過。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過失，在我們牧師中間很普通，而且其實與其責備，倒還是應該效法的。在村裏的牧師的高帽，在田裏的農夫的平帽和花剪。總之『禱告是作工』，這一個教訓，比我們時常聽見的教壇上的虛飾的說教，要好過一

千倍了。

神父所孚羅紐斯是無學的，乖僻而且古怪；他看得世界一錢不值。有時他將同了幾個在家的朋友，喝得酩酊大醉；有時却又是一個聖僧，連聖安多尼都不及他了。他自己想到的時候，又將嘲弄世人，不相信別人。我從前曾經怎樣的戲弄過他，當時有一個老寡婦，在伊丈夫在世時並不虔信，現在却來求他，替那死人的靈魂祈禱，他在伊背後做出惡意的笑容，彷彿是說，『你也學到智慧了對啦，雖然遲了，總勝於永不罷！』

——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瞭望塔旁的園裏，大家都半睡了，一個人便說道：

『我們去叫神父所孚羅紐斯來，醒我們的睡罷。一吊子的酒，他就會談講開場了！』

這話說了便辦到；他來到我們這邊，在塔下沿牆放着的石凳上打着胡坐，旁邊放了他的契蒲克和酒。他平常總愛講那些事，沒有活人曾經見過，除了他自己，或

者此外還有一兩個人；但是在這晚上，却不能得到他的一句話。他似乎完全包裹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邊了。

『這是怎的，神父，』一個人問道，『你今天晚上不同我們談講呢？收成看去是很好。』

『唉，是呵，孩子們，我是比昨天更悲哀也更聰明了。可憐的達夫奴拉（Daph-noula）姑母（註一）過去了！我親自葬了伊。我竭力的想在伊的臉上，看出我心裏所記得的伊少年時候的微笑來，但是無效！』

（註一）英譯原註，姑母「並不指示親屬關係，只是老女人的一種親愛的稱呼罷了」；叔父「用在男人上，也是一樣用法」。

這番話在我們知道這老太太的人聽了，覺得有點可笑。達夫奴拉姑母是勒夫忒利斯（Lephteris）叔父的寡婦；他在一回地震的時候，被壓死了，因為他太醉了，不及逃走。他在六十歲的時候，撇下伊做了一個寡婦。伊時常親自汲水，去澆瓜。

田，有時又將新熟的瓜來送我們，我們便將麵包回答伊，或者什麼穿着的東西。現在神父所孚羅紐斯因為這個老婆婆今天早晨去算伊生前的賬去了，却這樣的感慨起來，我們聽了，除了發笑能做什麼呢？

「唉，孩子們，你們笑了；但是倘若你知道，倘若你只知道！」他向着達夫奴拉的小田看了一眼。

我們猜不出這是什麼事情，只能很有意義似的互相望着。那時我忽然看見他的眼裏真是滿了眼淚；我想這必定是什麼真的苦痛了，便對他說道：

「神父，請你告訴我們，這使你不愉快的事情。以前我們對你都懺悔過；現在你可以對我們懺悔了。我們是朋友，又是鄰居；沒有別人在這里，除了我們與神。」他轉身向着我們，顏色比先前略愉快了；他不再說什麼，便將他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是啊，孩子們，我將告訴你們；我願意告訴你們，現在伊已經去了，而且不久我也將跟伊去了。我除了你們沒有朋友。舍拉 (Serra) 是我的家鄉，我的親屬住在那里。他們現在怎樣了，只有神知道。這是五十年以前了！

我骨轆轆的滾到這村裏來的時候，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揚尼思 (Yannis)

叔父帶我到那邊埠頭的他的店裏，他娶了勒吉奴達 (Reginouda)，便是哈其

(註二) 格里戈利斯 (Gligoris) 的妹子，那哈其後來被土耳其人斬決了，因為他建造我們的禮拜堂，比上諭所規定的多高了一尺。揚尼思叔父有一份很好的裝璜給那女兒，但是隨即消散了，更沒有東西餘留，除了達夫奴拉姑母的那一塊小園地。

(註二) 原註，哈其 (Haeji) 意云巡禮，即曾經到過耶路撒冷的人。案，哈其本是回教用語，指往末加 (Mecca) 去過的人，希臘從土耳其那邊假借過來。

是了，在那時候，揚尼思叔父對我說，「所帖利斯 (Botiria)」——這是我的名

字——「你在店裏是不中用的；你到田裏作工去。」至於我呢，我還要什麼別的呢？我們向來都是耕地的人，我們全體，從父親到兒子——六個月之後，我將那一小塊地面變成了園地。你們記得水泉旁邊的那老樹的根株麼？他從前是這裡所有橄欖樹裏的最美的一株。現在他是一個枯株了，正同我一樣。

在那邊山後，海岸近旁，以前是我們聖無錢（Anargyroi）（註三）的舊廟；在那時候，這只是一圈的石頭，旁邊種着一顆胡頹子，上下都掛着許多破布條，這是母親們放在那里，醫他們小孩的病的；那個神案也是一塊石頭。現在這廟同別的東西一同去了，因為他們將他建造在裏面了。現在你要禮拜的時候，却走進一間暗的草舍裏去。

（註三）原註，這是指聖科思瑪斯（St. Cosmas）與聖達彌安（St. Damian）他們給人醫病，不受報酬。

這是收穫月（註四）的三十日，聖科思瑪斯與聖達彌安的夜齋。遠遠近近的人

們都聚集了來赴會。這個齋會現在還是舉行，但是人們大半從早晨纔起首，他們走來禮拜，有的立刻回去了，有的停留一天，到晚上也回去了。在那時候，各人都整夜的在那里；這齋會的聚集在晚間舉行，他們便終夜的繼續着。這是怎樣的喧鬧，怎樣的擾攘！各個田地中間，都是一堆炬火，各株樹下都是一架秋千。少年們在火旁歡笑取樂，女兒們坐在秋千上唱歌。你差不多聽不到他們的歌聲，在那時候他們總唱得這樣輕而且靜。

(註四) 原註，即六月。

在那邊，孩子們，那大概欖樹底下，這樹現在是一個枯株了——所帖利斯坐着聽揚尼思叔父的女兒達夫奴拉從樹間秋千上唱歌：

「魚顫抖了，見了漁人，小羊見了屠戶；
我的心顫抖了，見了那邊勇敢的少年，
他的來真使伊擾亂不安。」

至於像我這樣的窮鬼——我也造起空中樓閣，居然相信了歌裏的話，並不試想我是怎樣的醜陋，而且又是他們的用人；也不想那少年的勒夫忒利斯，剛纔從亞那多利亞（Anatolia）回來，有錢而且有好容貌，他纔是達夫奴拉和伊的母親心裏所想的人。孩子們，你要知道女人們並不看心的；他們所想的是錢和好容貌，所以那天晚上他們不能理會我。但是那時我還不會懂得世事，我上了當了。以後更沒有人可以笑我；但在那時候，我可是完全上了當了。

但是這段故事講的很長，做什麼呢？過了幾天，他們訂了婚了；復活節過去了的時候，達夫奴拉做了新娘子，全村裏誰不贊美，慌慌張張的，俯伏了眼睛，往禮拜堂去，音樂在前，牧師們離的不很遠。這個宴會一直繼續了一禮拜。在那時候，結婚儀式並不同現在一樣，一眨眼間便已成功，像他們所說，「點上而且吹熄。」可是那時儀式要繼續整整一禮拜，而且每天有一個大宴會，要將一切都告訴你們，話太長了；那里是他們帶了新娘往浴室去的日子，他們煮麥粥的日子，於是搬運箱籠的

日子，次日他們分送牛乳餅和繡花手帕，再次日他們妝扮新娘，本地所有的女兒們都聚集在伊的周圍，唱他們的那些無窮無盡的歌。還有那夜間呢；這真是一個全靈會 (Pandemonium)，怎樣的喝酒和唱歌。各人，男的，女的，那時必須跳舞，老太太們和其餘的人們，這不但是琵琶與提琴；最初總是老忒拉珂斯 (Trakos) 唱歌，他的胡琴縛在腰裏，隨後他的胡琴的弓止住了，於是便是那大爆發！他們毀壞了多少桌板，多少酒杯呵！一夜一夜的他們接連的喝下去，那些乞丐們！但是在那時候，都不過是蒲陶酒，喝了不傷人的。

現在——我說遠了，全忘記了我的故事了。孩子們，請你們寬恕——是啦，這是禮拜一的早晨，我們帶了新郎到涼泉去洗浴。這同現在一樣，是在那兩口子加冠的次日舉行的。在黎明時候，我們出去，給新郎洗澡。我同別人一起去，心裏覺得很悲苦；我將水倒在他的兩手上，那麼他可以鮮潔的到他的達夫奴拉那里去。我倒着水，我的手抖了；我不知道我正做什麼，心裏想着什麼。現在我要對你們懺悔，在

神的神聖的面前，我在那時所做的事，以後你們可以替我禱神赦免我的罪過。我在那一刻裏詛咒他，心裏禱告道，「如這水倒出流去了一般，所有他的歡樂也一樣的從他流去！」這個詛咒纏住了他，他纏住了他，不到兩年，他就醉起酒來，將新娘所有的嫁資都花光了。只賸下那邊的一小塊園地，這却於達夫奴拉姑母，可憐的東西，很是有用，在伊的男人喝酒喝死了之後。

結婚後，我幾乎失了我的知識了。我日日夜夜在那邊山上遊行，想用了呻吟和戀歌，消磨我的感情。這便是我將我的聲音炸破了的原因。

勒夫忒利斯既然將他妻的財產得到手裏，在結婚宴會後略為靜定的時候，他第一件事便是將我趕走。他一定嗅到了什麼風聲。大約我睡着時候洩漏了話，給他聽見了。或者這也是神的意思；因為我便一直進了大寺，受了聖職，到你們的教區來，過我的餘生。

自此以後五十年過去了。達夫奴拉有千百的毒苦，飲了下去；隨後又被撒下，一

個寡婦，沒有兒女，也沒有生計，除了那一小塊田地。在這許多年裏，伊沒有聽到我的一句話，只有在禮拜日或聖節我給伊聖餐的麵包的時候，我纔說一句「神祝福你！」我看着伊，我自己稱作謀殺伊勒夫忒利斯的凶手。這是那詛咒，在我心裏啃咬着；我盡力的想用禱告消除他，但是已經太遲了。

現在你們知道，孩子們，我為什麼是一個這樣古怪的牧師。而且為什麼又有時踢倒舊時的足跡，在我的早年和後來的時節。我不是同少年一樣的人；生活與苦難造成了現在的我。我時常在我多罪的心裏說，「神為什麼從上邊望見這些事，不伸出他的聖手來救我們，在魔鬼不會用鉤捉住了我們之前呢？」

但是，孩子們，現在時候已晚了。受我的祝福，雖然我是個罪人。也給我你們的祝福，雖然你們只是孩子。願你們晚安！只有你們知道這事，便是你的過去的祖父也還不會知道。——願神安他的靈魂！我看的多，也擔受的多了。你們晚安！

暫時我們不再聽見什麼聲音，除了水泉，青蛙，蚱蜢，和海浪的微聲。這在我們那